

責編 張碧珊 祁謙 美編 曹俊蘋

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深圳人記憶中,曾經有一個赫 赫有名的旅遊品牌叫「五湖四海」。五湖為西麗湖、香 蜜湖、石岩湖、銀湖、東湖,是深圳人搞大型活動時最 愛選的場所;四海為蛇口海上世界、小梅沙海灘、深圳 灣海灘、大亞灣海灣,是由天然海域所形成的景點,一到節假日

民衆趨之若鶩。

作為五湖之首的西麗湖,像一塊 藍色的孔雀石鑲嵌於麒麟山腳下, 這片水天一色、落霞映紅的湖面,向藍天 白雲散發出迷人的波光,仿若深圳寫給天 空的情書。

要著作有:《深圳傳》《冒犯 文化》《胡腔野調》《六零 派:文學對話錄》《觸摸》

西麗水庫

作者供圖

引偏選擇弁プュ 從西壢、西瀝到西麗

西麗的名字很雅緻,非常富有文學性, 其實這不是它的本名。

在舊時的典籍中,這裏被寫作「西 壢|,「壢|在《康熙字典》中的解釋爲:壢, 音歷,坑也。可見這裏最初即爲窪地

上世紀50年代,全國大興土木,各地掀起轟轟 烈烈的興修水庫熱潮,寶安縣也不例外。這裏於 1960年建成水庫,集雨面積29平方公里,水庫面 積2.78平方公里,總庫容3238.81萬立方米,原設 計以農田灌溉爲主並兼顧防洪、發電等綜合利 既然成了水庫,名稱自然也便化土爲水,於 是「西壢|悄然變成了「西瀝|,西瀝水庫成爲 深圳西部的一個重要的城市供水、調水、防洪的 重要水利設施

至於爲什麼又成了西麗呢?這是更後來的事。

1979年秋,深圳市旅遊局興辦度假營,西瀝水 庫成爲中國第一個度假村。1983年春節,國家領 導人楊尙昆和廖承志來到度假村。度假村想請領 導人題詞,楊尙昆望着一湖碧水和滴翠靑山,說 出一番話:做旅遊要有個好名字,現在這個名字 不利於傳播。楊尚昆興之所至,建議將西瀝水庫 改名爲「西麗湖」,此言旣出,一片喝彩。於 是,廖承志當場揮毫潑墨,寫下了「西麗湖」三 個大字,西麗湖由此得名。

換名如換刀, 西麗湖一時名聲大噪, 本地人和遊客 均趨之若鶩。由於它景色宜人,加上地處西部,西麗 湖便被稱爲深圳的西湖

西麗湖度假村隱藏在茂密的樹林之後,有一種低調 的奢華,大門也是早些年常見的黃瓦白磚牌樓,上面 寫着西麗湖度假村六個金色大字,畢竟已經過去了四 十多年,這些字也斑駁不堪。如果不了解它的歷史, 你會對這個門面簡陋的度假村產生疑惑甚至失望,這 就是那個聲名顯赫的中國第一個度假村嗎?

然而當你走進度假村的大門,一塊氣勢磅礴的漢白 玉照壁赫然出現在眼前。這塊照壁周圍樹木叢生,鮮 花環繞,上面是西麗湖美景的浮雕:湖邊青樹依依, 綠草茵茵,十分生動形象。照壁右側豎寫着「西麗湖 景區」五個字,看起來也頗有年代的滄桑感

繞過照壁後,一片湖光山色撲面而來,此時你會-掃進門之前的疑慮

·條總長千餘米的「第一長廊」蜿蜒於靑山綠水之 間,鏈接起亭台樓閣的雕樑畫棟,點染千頃碧波照 影,萬樹繁花爭艷

在澄明清澈的湖水邊,一座六角佛塔藏於樹林之 後,頗有猶抱琵琶半遮面的含蓄與婉約。此外,這裏 還有高爾夫球場、網球場、射擊場、保齡球館……

科技大鱷孕育其中

當下的沉靜, 西麗湖越發符 合它最初的設定:度假,因爲真正的度假 不需要門庭若市,需要的是靜水深流

少了當

年的喧嘩,多了

而西麗湖周邊,還有一衆經典而不凡的所在

野生動物

在深圳,對一套房子從一而終的人不 多,而筆者算是一個。1995年,在松坪 山買了一套房,當時還叫微利房。這也 是筆者買的唯一一套房。

搬進去後,一住至今。

松坪山現在沒有山的蹤跡了,但在筆者初到深 圳的時候,那座山是在的,高度不在蓮花山之 下。親眼目睹它被剷平、看着它打地基、又眼看 它起高樓、最後它成了社區。因爲當記者常常要 從市內去蛇口、寶安採訪,從福田去寶安必經沙 河,深南大道過了沙河,北望便是松坪山

松坪山起初應該是有很多松樹的,雖然在建住 宅小區時,山上的松樹已經十分寥落,但可以想 ,如果不是因爲住宅建設需要移山,松坪山

也許現在是一處難得的靑松茂密的公園,那 是另一番景致。 松坪山住宅區建設的初衷是爲解決 政府機關和事業單位人員住房,因 此叫微利房,是不能進入商 品房市場流通的。松坪

山是深圳第一處

大型

梅林一村。再然後,改革取消了微利房,於是深圳只剩 下商品房。松坪山也與其他小區一樣都改稱爲「村」, 後來的人便只知有村,而不知有山,有形的松坪山消失 之後,無形的松坪山也消失了。 松坪山區域內最著名的地方便是科技工業園,現在

的微利房住宅小區,然後陸續建設了桃源村、益田村、

叫科技園的地方多如牛毛,而當年這個名稱是要中央 批准的,深圳科技園也是內地的第一個科技園區,由 深圳市政府和中國科學院於1985年共同創辦,面積 11.5平方公里。這裏孕育了中國最早的一批科技巨 頭,華爲、中興、騰訊、長城、飛亞達、海王、大族 激光等,每一個名字都如雷貫耳。儘管他們後來有些 從這個金窩裏飛出去了,有了自己的新巢,但這個舊 **窠依然讓他們激情澎湃**

1991年,經國務院批准,深圳科技工業園成爲首 批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園區,從此人們開始改口稱 其爲高新園。升級版的高新園再次讓科技界震驚,

除了原來的優勢產業電子信息之外,又在生物醫 療、新材料、新能源等領域再闢疆場,成爲行 業翹楚

> 高新園後期的 大手筆有兩

其一是「深圳虛擬大學園」,這個創意獨步天下, 因爲深圳本地高等教育資源匱乏,但建高校非一日 之功,於是這個由41所海內外著名院校組成的「虛 擬大學園」便實現了「名校在深圳,匯聚高新區」 的夢想,高層次人才培養、大學成果轉化和產業 化基地便不再是空中樓閣;其二是「深圳軟件 園」,深圳軟件園是經國家科技部正式認定的

「國家火炬計劃軟件產業基地」,建立以 來,深圳軟件園成為內地重要的軟件產品 研發基地、軟件企業孵化基地、軟件產 品出口基地、軟件人才培養基地和國 際軟件技術合作基地。深圳軟件出 口業務收入,長期保持全國第一

松坪山作爲一座實體的 山,現在是沒有了,但它 借高科技的翅膀,繼

續在虛擬的天空

飛得更高。

的位置

天的大事,假如有一個環節出現漏洞,便有可能出人命。誰

但在那個改革的年代,人們都有解放思想的衝動,經過深圳市 的不斷遊說以及操作方案的不斷完善,最終得到國家有關方面的特

野生動物園放養着近萬隻各類野生動物,涉及300多種類。這些動物除來 自全國各地外,還來自世界各洲,其中有不少屬於世界珍禽名獸和中國一、二級

己繁殖珍稀的虎獅獸、獅虎獸,取得了很多物種雜交的前沿性科研成果

堂。深圳的中小學生,都有自己在動物園裏認領的小動 物,他們定期可以去探望它們,孩子從小便懂得愛護

動物、敬畏自然的道理,這些道理不是來自說 教,而是來自大自然的體驗。

走出樊籠

深圳人的創業行動是生猛的,深圳的 動物也是兇猛的。

這句話的來由是源於野生動物園 當1993年「深圳野生動物園」開業的時候,中

國人還沒有見過這種模式,傳統的動物園是:人在 園中行,動物在籠中。而深圳開啓的模式是:人在 籠中坐,動物自由行

筆者還記得當第一次坐在鐵籠車裏,與老虎、獅 子四目相對,淸晰聽到猛獸的呼吸、聞到動物的味 道,那樣的震撼讓人終身難忘

野生動物園是深圳旅遊集團下的一個國有企業, 後轉爲股份公司。據說最初是因爲深圳市的領導去海 外考察,發現在非洲、歐美有一種野生動物保護基 地,採取放養式地保護野生動物,於是意識到,我們 是否可以嘗試改變一下動物園的參觀模式?

有了理念並不意味着可以實現,果然這種大膽而冒險 的想法迅速被國家層面的管理部門否決,因爲這是人命關

別批准,深圳野生動物園應運而生。

保護動物,如華南虎、金絲猴、東北虎、火烈鳥、麥哲倫企鵝、長頸鹿、斑 馬、亞洲象、丹頂鶴、犀牛等。此外,深圳還有超前的探索,動物園開始自 深圳很多孩子的生物學知識是在野生動物園啓蒙的,在這裏他們知 道了什麼是食草動物?什麼是食肉動物?什麼是飛禽類?什麼是 走獸類?許多學校都把野生動物園作爲生物課的重要補充課

而這一切都來自於這個佔地近2平方 公里的野生動物園

南方科技大學



深圳野生 動物園長頸鹿家 族添新成員

資料圖

緊鄰野生動物園,是深圳的高校密集區:大學城。 現在很多城市都有自己的大學城,而深圳大學城 與衆不同,它是中國唯一經教育部批准以培養全日 制研究生爲主的研究生院群,目前北大、清華、哈 工大、中科院等都在這裏設立了各自的研究生院。 深圳從此也改變了高級人才全部來自外部的局面, 現在大量的博士、博士後也是自產自銷了。

當然這裏也有一所深圳市屬的全日制雙一流大 學:南方科技大學

深圳長期以來只有一所全日制大學:深圳大學, 因此高等教育成爲困擾深圳的一塊短板。一流的城 市缺乏一流大學,讓很多人食不甘味

深圳市2007年決定創辦南方科技大學,以適應新

南科大橫空出世

世紀高科技城市發展的人才需求,2009年從全球公 開遴選創校校長,選中原中國科技大學校長朱清時 院士。在等待教育部招生許可證三年未果的情況 下,深圳決定放棄等待,2010年2月,南科大正式 開學,首屆45名教改實驗班的學生入校就讀。

朱淸時把自己人生規劃的最後一站戲稱爲「南科 一夢」。「南科一夢」的核心歸納起來大致爲:倡 導「去行政化」「教授治校」「書院制」,並努力 改變「唯高考論」。

主招生,自授學位,自頒文憑」的辦學模式,成爲 備受關注的中國教育改革風雲人物,這種「先生孩

朱校長甫一到任即創新性地推出「先行先試,自 子、再上戶口」的率性,在中國也唯有深圳。

南科大從誕生的第一天起,便把目標定位於「全 球一流研究型大學」,朱清時自己曾經在中國科技 大學創下過輝煌,也曾在牛津、劍橋等國際頂尖大 學做教授,底氣自然非同尋常。但對這所猶如「試 管嬰兒」一般的大學,很多高考學生及家長一方面 被它的「全英語教學、諾獎大師授課」等誘惑,另 一方面又困頓於沒有國家統一頒發的文憑。爲此, 朱校長和他的團隊去各地宣講,結果居然招到了45 位成績完全可以上淸華、北大的學子,他們成爲第 一批「吃螃蟹的人」。與其說要欽佩這些學生,不 如說更欽佩那45對家長。他們把自己的前途給了南 科大,也給了深圳。

他們還是選對了,南科大首批畢業生中,有70%

人陸續被牛津大學、耶魯大學、加州理工等世界名 校錄取攻讀博士,其餘大都被華爲、騰訊等大企業

目前的南科大,在獲得教育部認可的情況下文憑 已「轉正」,且已成爲世界大學排行榜上的新銳力 量

十多年成就一所名校,其速度不可謂不驚人。 朱清時2014年9月卸任執掌了5年的校長,正式告 別他一生中最艱難、最具挑戰的崗位。朱校長離任 時,媒體評價南科大是「中國高教改革試驗田」, 該模式或將彌補中國教育資源失衡現狀; 朱清時是 「教育改革路上的獨舞者」「中國高校改革第一

人」「一位走在中國教育改革最前沿的教育家」。